

藕社叢書

海濱的二月

鍾敬文作

致意

西
薇

我走過一片有它名聞的原野——

它曾給世界以真實的功用，

掌來大的一塊兒炫射着

在四望無垠的當中。

我在那草地上拾得

並安放在我的懷裏

一根脫掉的羽毛，一根鷹毛，

哦！我忘記了其餘。

——節譯自白浪雷氏的“Memorabilia”。

趙敘

從去年一月起我過着譯書的生涯了。又不肯裕如的分配我譯書的時間與打雜的時間，於是一譯起書來就是埋頭工作，從早到晚接連一個星期都不休息，後來疲勞極了，便休息一星期，一切的零碎事情都在這個時候來做，於是又是譯書一星期，打雜一星期，這樣的把光陰度過，一直到現在一年有零也不會改變。每天勻一半工夫譯書，勻一半工夫打雜不行麼？偏偏就辦不到末。自己找苦喫的人只好永遠疲勞地過着生活，永遠體味着疲勞了。這樣一來，國木田獨步的疲勞，葉紹鈞的病夫和沒有秋蟲的地方，萬曼的掙扎雜帖就對上了我的口味。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

感人，全靠讀者的心情與作者融合無間，也就如廚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徵裏所說，相撞相擊，起了火花。現在我再看到敬文兄的這本詩集，雖然他自己說：

「我底這顆心兒，

有如秋江寒潮：

忽而澎湃飛騰，

忽而悄然沈寂。」

雖然他也有像敵人呀你們準備罷，題沙基血跡圖一類「澎湃飛騰」的詩，但我却最喜歡他「悄然沈寂」的詩，因為我的生活現在悄然沈寂得到古井不波的地步，一些兒創作也沒有了，我想說的話，敬文兄都替我說出來了。

例如他在女魔的歌聲裏說：

「不見芳菲的花朵，

不聞清冷的樂音，

孤悶得我要死了，

這荒涼，這寂靜！」

又如他在沉昏裏說：

『也不覺悲哀，

也不覺快愉，

眼看着滾滾的生命之波，

隨着時光的流長逝！』

又如他在冷風扇着裏說：

『寫，寫不出什麼，

看，看不上什麼，

想呢，更是茫漠，

反正是逃不了悶然的，

索性呆坐罷！」

又如他在詩思裏說：

『在喧闐的環境之中，

在匆忙的工作之下，

我的靈奇的詩思，

早已窒息而僵死了。』

其他如小詩的第三節和第七節，冷寞，晚過社美鄉，寒酸的店主的第四節，都是充滿了寂寞情調的。這種寂寞的生活自然是最無趣的，但我這寂寞的人，却只好欣賞寂寞的詩。不過我却不願作者也長此寂寞下去，現在聽說作者已找到了『聖潔的姑娘』，似乎可以快樂一些了，誰知他又陷於情與智二者爭鬥的苦悶和悲哀；從寂寞到悲哀，可說是更走下一級了。

我希望作者不再唱歌着『無用』『毀滅』或是『病了』，還是把吶喊着『你們準備罷』的精神拿出來，圖一個解決的方法罷。

一九二九，一，一七，趙景深。

自敘

白日低回，或深宵不寐，如此忘倦地以哦詠詩作的熱情與狂態，在我已成過去的了。

談起作詩，總不免令我追想到十餘年前的舊事。那時，鄉僻的小市鎮中，風氣初開，所謂學校者，多少帶着些從前書院，學塾的氣味。如小學科目中，編入詩經，左傳等功課，做起文章來，還是君子謀道不謀食義，漢高祖斬丁公論之類的題目，而最有趣的，要算吟詠空氣的熱盛。

校中三數年長（高小的學生，很有些二十六七歲的。）而好事的學生，把繪了圖的扇子或帳眉，去請老師同學們品題吟詠，此唱彼和，相習成風，

風雅之事，於是乎盛。在這種境況之下，養成了我愛讀詩歌的興趣，所誦習的不消說只是些唐詩三百首一類的選本。不久，自己也學樣胡謔起來，起初自然寫的有點肉麻，後來也就漸漸能夠自如地抒寫些眼前的情景。記得有一次，不知做了一首什麼题目的詩（大概是秋日即景之類罷？），中間有一句云：『蕭蕭蘆荻野溪秋』。某夫子見了，大加激賞，說『秋』字下得怪有神味的，並引出了賈賓王的什麼名句子爲證。此後寫作的興致，更日益增高。說來好笑，在那個期間內，我曾經有一個整年廢學家居，每日的工作，除了游玩，便只有寫詩讀詩而已。時適有兩位從異鄉來的朋友，氣味投同，相與酬唱，詩筒傳寄，不問朝夕。那種陶醉於中，而忘掉身外一切的快樂，真足爲我此刻所追慕了。

我的改作新詩，是『民八』以後的事。中間曾有一個短時期，因我忒然對於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起了高度的興味，於素所愛好的文藝（尤其

是詩。）很抱輕蔑之意，所以從前蓬勃的詩興，不免爲之一告蕭索。但習性難移，加以處境不佳，窮愁抑鬱之下，輒復藉此以博心靈暫時的慰安。數年以來，間有所感，每多筆之於紙，日積月累，篇幅頗見繁富。近來心境又形變動；況年齡日屆壯盛，少時心情，已逐韶華消逝，狂吟高詠的生涯，以後恐將漸趨於絕緣之境了。

這小冊裏，現存詩共二十多首，以數年間所作全部計之，約只得四分之一。此區區二十多首短詩中（大部分爲三數年前所作，兩年來所爲的，只有寥寥三四首。），自己實很少愜意的。這些作品，在形式方面，獨特創造的能力甚薄弱，有幾處，還很顯然的表現着受古詩詞和別的影響之色調。好像聽見有人說過，文章的風格，可以見其人的天分。如果這話是對的，那就可以想我是如何平凡的一個人。但有點敢於自信的，是這些詩頗能保留着我過去數年中心靈變動的跡象。我們現在打

開集子一看，不是可以很明瞭的見到我怎樣『沉香』，怎樣『留戀』，怎樣唱着『詩人的哀歌』，怎樣喊着『敵人呀，你們準備罷』的種種心情麼？

我鄭重迫切的聲明：我不是個詩人！這非什麼自謙，乃實在的供詞。我每度讀到偉大作家的產品，便深感到自己的藐小而無用！十年來的勞力與夢想，於我只是白費了的！但我也不過於惋惜。因為在這中間，我總算得過一些慰安，雖然也並給了我莫名的苦悶。詩人的夢，雖然已醒了過來，但這些失敗的殘骸，於我終有一些繁心的弱力。我不敢要她怎樣去給朋友們以慰安，倘若過去年輕時的心情，能憑藉她而得到人們的一點了解，那就是作者欣幸之至的事了。

一九二七，六，一八，

靜聞記於廣州，風園。

目 錄

一個薄暮似的早上

醒後寄燕筑

舊夢

女魔的歌聲

瞻念着天涯的游人

海濱的二月

沉昏

忽想起

從迷戀的夢裏歸來

新秋之歌

我底這顆心兒

冷風扇着

詩思

春宵

黑色的詩句

晴朝

驚慌

小詩

冷寞

晚過社美鄉

敵人呀，你們準備罷！

留戀

年華又將殘暮了

詩人底哀歌

題「沙基血跡圖」

朋友，你如要讀我底詩

補錄

花匠

記念

To—

就這樣放開手罷

無題

寒酸的店主

毀滅

我如今是病了